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九　德八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說符

張曰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摽乎變通之會○盧曰此篇去末明本約形辯神立事以顯眞用名以求實然後知拘情之失道從欲以喪眞故知道者不失其自時任能者不必遠害○政和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瑞自然之驗說符言人事以合之此書名篇始終之義○范曰事物之變有萬不同成敗之相因倚伏之相禪言而驗之豈苟然哉契合自然之符而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則無言者至人之本心卒不得已而有言者期於明道故也使天下之人皆造乎道尚何事於有言哉故老子之書終於信言不美所以總叙其作者之意列子之書終於說符所

以自祛其著書之迹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

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似壺子答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

壺子即以爲解故不復荅列子也

盧曰夫影由形立曲直在於形生形由神存真僞在於神用若見影而形辯知形而神彰不責影以正身不執身以明道觀其末而知其本因其著而識其微然後能常處先矣

政和道以柔弱謙下爲表故隨感而應未嘗先人也如彼桔槔俯仰隨人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後其身而身先有在於此故曰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

持後而處先

范曰影之爲物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疑若有待矣而實無所待彼往則我與之往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或枉或直隨形而已故列子覩之而得持後之説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之謂持後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常處先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又曰欲先人以其身後之義與此協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

夫美惡報應譬之影響理無差焉

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

盧曰響之因聲聲善則響美名之因實實善則名真故名者聲之響身者神之影也聲出而響和行習而神隨故聖人聞響以知聲見行而知道也

政和言發而響應形動而影從美惡長短在此而不在彼故君子將有言也將有行也必慎其獨易曰先知其幾於神乎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爲之於未有非幾於神者與

范曰言行之接物若聲之於響形之於影

聲有美惡嚮則應之形有長短影則從之故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惟研幾之聖人朝徹於見獨之先作炳於朕綵之上見出知入覩往知來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有成變化故言無瑕讁之可累行無轍迹之可尋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

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此成驗所稽也

盧曰禮度在於身稽考在於人若影之應乎形響之應乎聲湯武桀紂其迹可稽也其度可明也愛惡之心不可不慎也

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

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

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違理而得利未之有

盧曰稽度之事可明而不爲道者譬行不由門戸與街衢耳欲以求利身於天下者不亦難乎

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盧曰考其行稽其迹自古帝王賢聖之言猶人存亡廢興粲然可明若不由此道而

為理者未之有也政和度言其可度稽言其所考欲知已之可度當念彼之所稽斯得失是故人之愛惡於我自我之愛惡爾帝之所興王之所起縉紳先生多能明之驗其廢興之道未有不由此者

范曰以身為度者其本在此以稽為決者其效在彼有以愛人人斯愛我矣有以惡人人斯惡我矣愛惡之情未嘗不本諸已湯武積德有海內愛之可知故其興也勃

然桀紂不仁失天下惡之可知故其亡也忽焉豈非稽在人之驗與是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者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

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也有本故末存存末則失本也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非不富失本則亡身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

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
以力求勝非人道也
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
豈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耳

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
樂推而不厭尊己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
盧曰無之少者謂之富非謂求利之富也
若重利輕道桀紂所以亡也雞犬禽獸不
知仁義爭食恃力不知其他行此則危辱

及身欲人之尊已豈可得矣此謂因名求實

政和經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苟輕道而徇物則人不尊已而危辱及之

注曰平爲福有餘爲禍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又烏知體道之人有所謂知足者哉遊券之內行乎無名有萬不同隨取皆備又國財在所并焉故其

之爵而常自然天下樂推而不厭曰未嘗○
重利輕道而以富為是也
列子學射中矣
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
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
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
矣守而勿失也

心平體正內求諸己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

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

盧曰不知所以中者非善之善者也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命中而中者斯得矣得而

守之是謂之道也能知其道非獨射爲爲國爲身亦皆如是也善知射者不貴其中貴其所以必中也善知理國理身者亦不貴其存貴其所以必存故賢愚理亂可知者有道也

政和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可乎蓋前期而中則所御在此使無二適唯我所爲推此以修身推此以治國是或一道也聖人不察其存而察其所以存不察其亡而察其所以亡存亡末也所以存亡者其

本也察其所以存則知免於亡察其所以亡則知保其存

范曰古之射者内志正外體直審而後發不失正鵠蓋有所謂前期而中者苟反求諸己而不知所以中之之道詎能矢矢相屬而發發相及哉雖然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惟聖人深達神機明乎無朕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者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己則適乎消長涖事則知成敗之策御敵則達擒縱之權酬酢萬變無往

不暇與所謂前期而中者何異矣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色力是常人所務也

故不斑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

能得而況行之乎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

矣

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

自塞誰其相之

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

不專己智則物願爲己用矣

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爲之謀能者爲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

盧曰俗之所恃者色與力也恃色則驕怠之心厚恃力則奮擊之志多不可以語其道也色力衰者爲班白首聞道猶不能行況能行之乎故守卑弱者道必親之自

強奮者人不肯告人不肯告寧有輔佐者乎賢者任於人故窮年而神不衰盡智而心不亂以此理國者知賢而任之則賢才為之用自賢而無輔則失人矣

政和道以素朴為質以懦弱謙下為表故以色驕人而不鋤其色以力尚人而不能不負其力皆未足以語大道之方也傳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烏往而不愛哉故不自奮則人樂告以善道矣於是聞道則有年雖長而色若孺子者此之謂年老

豢於是知道則有違理而不以物害己者此之謂智盡而不亂此治國之道所以在於其身下人而惟驕矜之是去

范曰汝惟不伐乃能無以色驕人汝惟不矜乃能無以力勝人以體道者不能進此又況天下之理自用則小好問則裕善為國者以賢下人未嘗以賢臨人故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豈容有不治者哉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

○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
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
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此明用功能不足以贍物因道而化則無
不周

盧曰夫斲雕為朴還淳之道也故曰善約
者不用膠漆善閉者不用關鑰是以大辯
若訥大巧若拙耳若三年成一葉與眞葉
不殊豈理國全道之巧乎是以聖人恃其

道化如和氣布而萬物生不恃智巧也若違天理而僞巧出此之為末明本末也政和道雕刻衆形而不為巧竊竊然恃智力而為之安得物物而給諸故匪雕匪琢運量萬物而不匱此聖人所以任道化而不任智巧

范曰大制不割刻雕衆形彼盈於天地之間者榦而實條而蔓匪規匪矩而有形者剸裁自我匪丹匪青而有色者藻飾自我有萬不同一無不備豈固以人助天而有

刻楮之勞哉聖人者天地而已矣故以道爲化無爲而天下助孰弊弊然以智巧爲事乎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盧曰夫食人之祿憂人之事君不知我因人之言而賜之若罪我也亦因人之言而責我也吾所貴夫知我者真悟道之士也及子陽難作而不見害此真所謂不為外物之所傷累者也

政和尊生者不以養傷身列子於是蓋有先知之理焉

范曰古之善爲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苟可以無與而與焉固未嘗受而喜之也其曰民果作難而殺于陽又以明聖人之知幾如此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

注八

十二

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羡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

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應機則是失會則非

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

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失會者矣

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爲往而不窮哉

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盧曰學仁義之道善韜略之能文武雖殊同歸於才行之用必因智之適時智者道之用任智則非道矣夫投必中隙抵必適時應變無方皆為智也故適時者無窘才明道者無之智智若不足也雖文若孔丘武若呂尚不免乎窮困也孟氏既悟故曰勿重言耳

政和理無常是當時者為是事無常非不

適時者爲非當時命而大通乎天下則所○棄者或用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所用者或棄君子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則安時順命而已豈以其遇不遇而恃區區之智以投隙抵事爲哉

范曰物無常宜宜在隨時一是一非特未定也孟氏之二子其道與施氏同而功與施氏異豈行之謬哉此所謂非遭時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

見桑婦悦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

盧曰夫貪於得而不知得有所守者俗人之常情也故耆慾無窮而真其道日喪矣所以貴夫知道者內守其道而不失外用於物而不遺世人則不然矣外貪慾色他婦是悦也內失於道者而己妻見招矣

政和察乎盈虛知分之無常則於去就安能獨以其身尚人哉此聖人所以覩蟬鵲之相累而不以物害己

范曰侔物者物亦侔之害人者人亦復之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此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古之真人所以三月不庭與傳稱吳王欲伐荆孺子諫之義與此協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
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
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殘賊殺之

晋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
言郄雍死矣然取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
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此咎所以致死

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敎明於上
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

此答所以止盗之方

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盗奔秦焉

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擿姦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爲患豈虛言哉

盧曰教者跡也衆人所以履而行爲化者道也衆人所以日用而心伏心伏則有恥跡明則教成舉賢任才盗斯奔矣或問曰莊子云聖人生而大盗起此云舉賢任才而羣盗去何謂耶答曰求虛名而喪其實

者大盜斯起矣得其實而去爲名者羣盜斯去矣故舉賢而任才者求名也用隨會者得實也理不相違何疑之有耶

政和道之以德有恥且格聖人所以教民而化之以道雖實之不竊也以奇爲明抑末矣尅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郄雍視盜所以見殺舉賢而不仁者遠矣隨會知政所以羣盜去而他適

○范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善爲國者藏其利器○

不以示人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
又曷營務機巧滋法令飾智蠹愚恃明察
物而期以得盜為哉若郝雍者不足以知
此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
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黿鼉弗能
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
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
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
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

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黄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盧曰夫忠者同於物信者無所疑同而不疑不私其已故能入而復出也然則同而不疑不私其已知道矣夫黄帝篇中已有

此章

政和至誠之道無所不通忠而不欺信而不疑誠心行之可以感物則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

范曰游於呂梁者必順性命之理濟於河梁者必體忠信之道其旨一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建因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

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
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
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
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

盧曰微言者密言也今人不能知也白公
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出奔鄭白公
欲亂故孔子不應耳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
沒者能取之

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人不能覺故孔

子荅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
嘗而知之
復爲善味者所別也
盧曰以石投水喻跡不可見以水投水喻
合不可隱也味者分淄澠不可合也唯神
契理會然後得也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
可唯知言之謂者乎
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

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言言則無微隱

盧曰夫情生而事彰味殊而可嘗雖神之

無方知言之謂者神會也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自然之勢自應濡走

故至言去言

理自明化自行

至為無為

理自成物自從

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

盧曰魚在於水爭之者濡獸走於野逐之者趨非樂之也其勢使然也故至言者不在言至爲者無所爲也淺智逐末常失其理道之所行物無不當者矣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

盧曰忿而非理死以快意下愚之所以亂

常也
政和以石投水既有形矣若形形者未嘗形則非善没者所能取也淄澠之合既有味矣若味味者未嘗呈則非易牙所能嘗而知之也微言固隱而未彰然言亦既有唯目擊道存殆弗容聲則知言之謂而不以言言者也爭魚逐獸所爭末矣故至言必去言然後爲言之至至爲必去爲然後爲爲之至白公何足以與此
范曰以石投水而善没者能取之以水投

水而善喊者能嘗之一涉於物固有不得
而逃者矣然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
之人默焉而意已傳將欲微言非知言之
謂者不可也又況天下之理爭魚者濡逐
獸者趨豈固樂之哉意之所至有不知所
以然而然者何則物有感觸皆從意生意
所偏係隨念而易發於言者一或不慎則
幾事不密而至於害成者有矣故至言去
言則雖言而未嘗言至為去為則無為而
無不為夫淺智之所爭者末矣白公爭而

滅殆諝是與

趙襄子使新稺穆子攻翟

穆子襄子家臣新稺狗也翟解虞也

勝之取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解虞二邑名

使遽人來謁之

遽傳也謁告也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

盧曰急來告捷也

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謂潮水有大小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勢盛者必退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不忘亡則不亡之也

盧曰不能積德累行而以強力下二城夫

物盛必衰不亡何待耶故貪不以忻賢者

所以懼知苟得之所以懼也然後能積其
德矣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
也（戚之戚也）喜者所以為亡也（矜敖矜伐）勝非其難者
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
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
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
及之
盧曰矜功伐能所以亡也憂得識強所以

○昌也賢者以此福及後代道者以此澤被含生此之謂持勝持勝者持此誠愼勝彼強梁唯有道者所能行也○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者力也拓者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

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公輸般善爲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爲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

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得爲攻之母也

盧曰夫子之力能舉關墨子之善能制敵不以力謀顯而以道德聞者善此持勝以彊爲弱也夫藝成者必爲人所役好勝者必遇於彊敵唯道德仁義者可以役物而興化者也

政和盈而處之以沖成而處之以缺持勝之道也剛而守之以柔彊而守之以弱常勝之道也江河之大也有損焉風雨之衆也有息焉日之中也有昃焉觀諸天地尚

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惟始於憂勤者終於逸樂此憂者所以爲昌般樂怠敖者是自求禍此喜者所以爲亡知此則福及後世此之謂持勝之道力足以制衆而無勇功兵足以勝敵而無威名柔弱處下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此之謂常勝之道然常勝之道是乃所以持勝也

范曰戰勝易守勝難故非有道之主不能持勝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二十　　德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說符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

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盧曰夫仁者愛人義者濟物三世不息其於積善深矣若有其才則招祿無其才則致福此餘慶之所鍾也吉祥之應爲善之徵克全其生而獲其利積行之報豈虛言也哉

政和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則倚伏之理何常之有惟德厚者福衍故福生有基而禍亦不來此宋人之行仁義所以能因禍致福

范曰福之兆乎物謂之祥禍之兆乎物亦謂之祥所謂吉祥者豈非吉之先見者與然柵之祥也其父以為不祥巫祝所以為不祥者神人以為大祥蓋憂喜聚門吉凶同域而禍福之相為倚伏特未可知也惟

聖人爲能知其所以然

宋有蘭子者

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

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餘丈）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

如今之絕倒技狀者

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有先論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

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之
經月乃放

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

盧曰夫積仁義以守道者福可全也恃力技以僥倖不常祿也列子兩舉其事以彰德行之為益耳

政和理無常是事無常非顧所遇之時如何耳乃若執技而不通乎道尤非所謂可常之道也君子知分之無常所以謹於去就

范曰得時者昌失時者亡苟騁徼利之心
而昧適時之道鮮不及矣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
伯樂善相馬者
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

發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

若此者絶塵弭轍

言迅速之極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

負索薪菜蓋賤役者

有九方皐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

盧曰擔纆薪菜者賤役者也子姓者子弟之同姓者也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皋）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

皋曰皋之相馬相其神不相其形也形者常人之所辯也伯樂歎其忘形而得神閒

心一至於此自以爲不及臯之無數倍也

故穆公以爲敗伯樂以爲能也

若臯之所觀天機也

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

不顧其見

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

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

見其所見

所見者惟天機也

不見其所不見

所不見毛色牝牡也

視其所視

視其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

而遺其所不視

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

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皐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

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盧曰夫形質者萬物之著也神氣者無象

之微也運有形者無象也用無象者形物也然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終年運之而不以爲勞知而養之者道之主也卑之見乎所見者以神也契其神者而貴於馬也代人皆不知所貴矣

致和道在體無體若滅若沒視之不可見若亡若失搏之不可得絶塵彌蹤逐之不能及中人以下才士也豈足以識此可以言論者物之麤可以意致者物之精得其精忘其麤者言之所不能論也知之外矣

不知內矣在其內忘其外者知之所不能
知也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此其見之
所以獨視其所視不視其所不視此其視
之所以神惟其所索者不在於形骸之內
故其所得者非見於形骸名聲之末是乃
進乎聖人之道良馬以喻才天下馬以喻
聖人之道
莊曰牝而黃牡而驪相去遠矣九方之相
馬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則忘其外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樂所以喟然而歎以為千萬臣而無數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
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
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
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
末楚王曰善

盧曰損物以厚生小人之常情也損生以
利物好名之詭行也安社稷者後其身也

善理身者國自理之矣君者國之主神者形之主理國在乎安君理身在乎安神神安則道崇道崇則國理神者身之本道者神之功故不敢以末對

政和國之本在身是以明明德於天下者欲治其國先脩其身所謂治其本而末從之也古之人以道之真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豈有身治而國亂

范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善為國者豈有他哉蓋亦反其本矣詹何之釣魚也

以弱制強也以輕致重而曰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由是觀之舉斯心以加諸彼固其所慢爲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

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盧曰夫心益下者道之用也施益博者德之用也用道以下身者無怨惡也用德以周施者主恩惠也向之三怨復從何而生哉

政和君子不欲多尚人爵益高心益下此所以免於人之妬而無失其爲高官益大心益小此所以免於上之忌而無失其爲大祿益厚施益博此所以免於怨之遠而無失其爲厚是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以是而期免於怨固無往而不可矣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

信鬼神與禨祥

盧曰禨字巨衣切居希切又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禨禨祥也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

○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

也

盧曰人所爭者有力必取之利之薄者人

所不用焉不爭之物則久有其利必爭之

物則不能常保人知利厚而共爭不知長

有而利深故嗜慾者必爭之地也全道者

長久之方也善於道者觸類而長之何適

而非道

政和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唯處衆

人之惡而不爭者爲幾於道而可以長久

范曰古之得道者處衆人之所惡不以自好累乎其心以寢丘之封孫叔敖所以戒其子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懽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

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旣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旣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無吝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盧曰夫知時應理者事至而不惑時來而不失動契其眞運合於變矣若見名示跡不適其時則無往不敗也牛缺不知時其

弟亦過分亦猶孟氏之二子出於文武哉
播名過當者未嘗不如此也
政和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牛缺之見殺是已富貴者以養傷身貧賤
者以利累形然人之見殺是已然則輕生
固所不免而重生者亦未離於有累聖人
所以有身爲大患
范曰牛缺以無衣招辜然人以力爭遇害
禍福之理不可預圖有如此者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

貲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榆(吐合切)魚而笑

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

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慬勇)請與若等勠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

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凌
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
盧曰前章言學仁義三代以致祥此章言
積驕奢一朝以招禍行之不著飛災所鍾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之雙舉誠之深焉
政和禍福之來惟人所召而天之所惡孰
知其故
范曰道者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
於性豈道也哉虞氏富樂日之久矣肆輕

易之心亡謙恭之行故其亡也立而待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盧曰求名失實違道喪生其爰旌目之謂

乎有道者不然矣使盜者變其心成乎仁也身行其道人沐其化君子濟危食之爾全也歐則變失又喀喀而吐僞愚也哉政和賢者過之道之所以難行也此伯夷之監君子所以不由

范曰嗟爾之與乞人弗屑嗟來之食餓者弗受矧夫所謂盜者哉然有御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饋也以禮雖孔子受之詎曰以其人之盜而不食其食乎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夏

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盧曰彼終不知已也乃死其身以明彼之不知已豈有道者所處乎名之累愚多若是矣與夫全生寶道者遠矣

政和君子有殺身以成仁者仁不可去也有捨生而取義者義不可辭也忿諷無由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能懲忿窒慾而刻意異俗以喪其生此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范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顧所以處之如何耳死者非難處死者難公子糾之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古之人未嘗不非子糾而多管仲矧夫所謂不知已者哉以懟忘身君子不貴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利不獨往怨不徧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

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

是故賢者慎所出

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

盧曰唯請者若自召之也禍福之來若影與響耳故賢者慎其所出也今之慕道者皆脫畧名教輕棄禮法放情任己以爲達生以仁義爲桎梏以屋宅爲褌袴忽彼報應人事不修故嵇康之徒死亡而不暇嗣

宗之輩世疾如仇讎而不知真理乎

政和言出乎身加乎人行發乎邇見乎遠言有招禍行有招辱君子不可不慎也曰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蓋言禍福榮辱之來唯人所召

范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榮辱之來各象其德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慎乎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

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
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
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
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
孰非心都子嘿然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
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
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

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
得喪于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
生之況也哀哉
盧曰羊以諭神守神不失爲道也一失其
羊而奔散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爲無
喪無得而爲無待也多方於仁義者亦若
是矣
政和自道術爲天下裂百家往而不反故
天下之人各自爲方判離渙散而不見古
人之大全此多歧所以亡羊多方所以喪

生也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蓋若微子之去使我殺身以成名蓋若比干之死使我身名俱全蓋若箕子之智然是三仁者同歸于道使天下之人雖殊塗而同歸則無得喪矣

范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體道者一以貫之豈以多爲貴哉會殊塗而同歸該百慮而一致則於道幾矣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

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
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
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專責於人亦猶楊
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盧曰夫守眞歸一則海鷗可馴若失道變
常則家犬生怖矣

政和君子之行內守之而外不變或知白
守黑或以黑尚白衆人固不識也若喪其
質之眞而外變於白黑又豈能使物之不

怪乎

范曰物變無常是非各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妄也眞僞強生分別名實震乎朝暮毀譽迷於再三豈不惑哉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利名之中而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盧曰求名之善人所必爭故曰爲善無近名者不與人爭利也行人之所不能行而不伐者慎爲善也

政和善不與名期而名自至名不與利期而利自至貨財聚而覬所爭則其流生禍

也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故言行之發必慎其獨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

范曰善者人之所欲也一有所欲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利而無厭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矣故伯夷餓

于首陽之下盜跖暴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

無其術者亦有失術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盧曰或人有非術者云徒能說虛詞以辯理未有自能行而證之者故疑其所言以為不實耳故此章言有知之者有能知之未能行者有能行而不知者然則知而不

行行而不知不行不知雖俱能悟非無差別矣況聞斯行諸因知而發悟者豈不賢於不知言者乎

政和小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女偊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或有其才或有其道所以未能俱至於聖也有術而不能行者有道之謂能行而無術者有才之謂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庶幾則其果為聖人矣孰謂死者不能言 生術哉

范曰言人之才性不同有如此者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盧曰夫人知所以善者皆事之末也若理其本則衆所不能知而功倍於理末者皆若此也故小慈是大慈之賊耳名教之跡理其末也大道之功理其本也衆人人皆觀其小而不識其大者焉故略舉放鳩以明

此大旨也

政和天地之於萬物形色智力使其自遂

而已聖人対生之德蓋亦以匝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

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

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

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

並生類也類無貴賤

同是生類但自貴而相賤

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

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盧曰天食肉之類更相吞噉滅天理也豈天意乎鮑子之言得理之當也嘗有俗士言伏羲爲網罟燧人熟肉而食彼二皇者皆聖人也聖人與虎食肉何遠耶釋氏之經非中國聖人約人爲教利人而已矣釋氏是六通聖人約識爲教通利有情焉今列子之書乃復宣明此指則大道之教未

嘗不同也

政和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類與不類相與為類然形名而降大則與小遠近之相取高下之相傾智力消息皆其自爾故聖人之道任萬物之自然而不為

范曰人之於物無所不愛也所謂放生以示有恩者豈其然哉天之於物無所不生也所謂生物以為民用者豈其然哉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

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
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不以從馬醫爲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
地分旣以定則無復廉恥況自然能爽得
失者乎

盧曰士有折支舐痔而取進用者亦求衣
食也役於賤醫之門者亦求衣食也獲多
利則以爲榮獲少利則以爲恥代人亦孰
知榮恥之實者乎

政和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俗觀之貴賤

不在己明乎此則天下之辱不足以辱其
身此有道者之所貴也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illegible]歸而藏之密
數其齒刻處以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
盧曰舉俗之人迷於空名失於真理皆如
拾遺失之木契計刻齒之數以待富焉亦
猶不恥乞匃於市而恥受役於人矣亦何
異乎人間逃奴棄其主而別事於人執勞
不異也而自以爲不繫屬於人隨妄情而

失實義其類皆如是矣

政和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道雖書之所傳而亦非書之所能得其真彼載之空言而因以求道則去道遠矣執遺契以待富凡以明此

詑曰以內觀爲務者安至足之分故從馬醫而不以爲辱以外慕爲心者肆無窮之欲故執遺契而期以獲富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

言之雖公而失眉言之所也

鄰人父因請以為薪

又踐可疑之塗

其人乃不悦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

伐之也

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盧曰勸之伐樹公言也請以為薪理當也

勸伐而請疑過生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

不畏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之謂也

政和虞嫌疑之域則觸類而生疑適之所以不行也

范曰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然則賤可疑之地失措言之所詎能使人之不疑哉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鈇（相掘字）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意所偏感則隨想念而轉易及其甚者則
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所能變乎
故語有之也萬事紛錯皆從意生
盧曰事有疑似而招禍者多矣自飛鳥墜
鼠皆疑似成患唯積德守道無情不私者
乃能無患焉故失鈇疑鄰其事一也

政和氣精慮之心則隨在而有蔽故道之
所以不明也
范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
而易又況虛明之中有物撓之疣論性真

述著外好則事之物變蓋有甚於竊鈇者

白公勝慮亂

慮者猶度也謀度作亂者

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

錣杖末鋒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政和意有所至形有所忘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

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逐者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累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因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盧曰張湛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

故曰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聽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心有所存形有所忘皆若此者也此章言嗜慾不可縱喪身滅性之大也今以喪其身之物意欲厚其身也若能無其身復何用金爲所言無身非謂滅身也蓋不厚而已矣

政和見得而忘形見利而忘真此世俗之人所以喪己於物也是篇終之以攫金蓋亦符天瑞爲盜之說

范曰白公慮亂而杖策貫頤齊人攫金而

衣冠之市意有所至而形有所忘可不慎歟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二十